

第十二卷

山莊夜怪錄

大中年，有寧菌秀才，假大僚莊於南山下。棟宇半壞，牆垣又缺。因夜風清月朗，吟詠庭際。俄聞叩門聲，稱「桃林班特處士相訪」。菌啟門，睹處士形質瑰瑋，言詞廓落，曰：「某田野之士，力耕之徒。向畎畝而辛勤，與農夫而齊類。巢居側近。睹風月皎潔，聞君吟諷，故來奉謁。」菌曰：「某山居甚僻，農具為鄰；蓬蒿既深，輪蹄罕至。幸此見訪，頗慰羈懷。願聞處士之業如何。」特曰：「某年少時，兄弟竟生頭角。每讀《春秋》，至穎考叔挾轅以走，恨不得佐助其間。讀《史記》至田單破燕之計，恨不得奮擊其間。讀《東漢》至光武新野之戰，恨不得騰躍其間。此三事快意，俱不能逢，但恨恨耳。今則老倒，又無嗣子，空懷舐犢之悲耳。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：『生芻一束，其人如玉。』其人加玉，即不敢當；生芻一束，堪令諷詠。」

俄聞人叩門曰：「南山班寅將軍奉謁。」菌遂延入。氣貌嚴聳，旨趣剛猛。及二班相見，亦甚慰意。寅曰：「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？」特曰：「昔吳太伯逃荊蠻，斷髮文身，因茲遂有班姓。」寅曰：「老兄大妄，殊不知根本。且班氏出自鬥谷於菟，有文班之象，因以命姓。遠祖姑婕妤辭章，大有稱於漢，皆有傳於史。其後英杰間生，蟬聯不絕。後漢有班超，立功萬里外，封定遠侯。某為虎賁中郎將，官在武班。因有過竄於山林，晝伏夜遊，露跡隱形，但偷生耳。適聞松吹月高，牆外閒步，聞君吟詠，因來追謁。沉遇當家，尤增慰悅。」寅因睹棋局在牀，謂特曰：「願接老兄一局。」特遂欣然為之。良久未有勝負。菌玩之，教特一兩著。寅曰：「主人莫是高手否？」菌曰：「若管中窺豹，時見一斑兩斑。」寅笑曰：「大有微機，真一髮兩豹。」遂傾菌壺請飲。及罷局，而飲數巡。寅請備脯修以送酒，菌出鹿脯，寅齧決，須臾而盡。特即不如。茵詰曰：「何故不食？」特曰：「無上齒，不能咀嚼故也。」

數巡後，二班使酒作劇，言語紛。特曰：「弟倚爪牙之士，而苦相凌耶！」寅曰：「老憑軾之士，苦相低何也！」特曰：「弟誇猛毅之軀，若值人如卞莊子，子當為粉矣。」寅曰：「兄誇壯勇之力，若值人如庖丁，當碎頭皮耳。」菌前有削脯刀，長尺餘。菌怒而言曰：「吾有尺刀在是，二客不得喧競，但且飲酒，勿喧也。」二客懷悚久之。特舉曹植詩曰：「『其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』，此一聯甚不惡。」寅曰：「鄙詩云：『鵲鳩樹上鳴，意在麻子地。』」俱大笑。茵曰：「無多言，各請賦詩一章。」茵曰：

曉讀雲水靜，夜吟山月高。

焉能履虎尾，豈用學牛刀。

寅繼之曰：

但得居林嘯，焉能當路蹲。

渡河何所適，終是怯劉琨。

特曰：

無非憐寧戚，終是怯庖丁。

若遇龔為守，蹄 向北溟。

茵覽之曰：「大是奇才。」寅見茵稱特奇才，大怒，拂衣而起曰：「寧生何黨此輩。自古只有班馬之才，豈有班牛之才。且我生三日，便欲噬人。此人沉偷我姓氏。但未能共語者，蓋惡傷其類耳。」遂曰：「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。」乃長揖而去。特亦怒曰：「古人重者白眉，君今白額，豈復有人延譽耶！何相怒如斯。」特遂告辭。

及明，視其門外，惟虎跡牛蹤而已。寧生方悟。尋之數百步，人家廢莊內，有一老瘦牛臥，而猶帶酒氣。虎即入山。茵後更不居此而歸京。

陳豐

成化年，長樂士人陳豐，獨坐山齋。樛上忽墜二鼠相鬥。

俄化兩老翁，長可五六寸，對坐劇談，聲如小兒。合復為鼠，分復為老翁，回此者四三遍。既而由兩而四，由四而八，由八而十六，合坐共飲。中有兩女子歌舞勸酬。其歌詞曰：

天地小如喉，紅輪自吞吐。

多少世間人，都被紅輪誤。

又歌曰：

去去去，此中不是農住處。

農住三十三天天外天，玉皇為農養男女。

酒既闌，乃合為一大鼠，向士人供揖而去。

淮南獵者

張景伯之為和州也，州有獵者，常逐獸山中。忽有群象來，圍獵者，令不得去。一大象獨前，鼻絞獵夫，置之於背。獵夫刀仗墜地，象皆銜送還之。馱獵夫入深山。經五六十里，有大盤石，石際無他物，盡象之皮骨血肉存焉。獵夫私念曰：「得無於此啖我乎。」象仍馱過之，至五十步外，有大松樹。象以背依樹，獵夫因得登木焉。弓墜於地，象又鼻取仰送之，獵夫深怪其故。象亦馳去。俄而一青獸，自樹南細草中出，毳衣，爪牙可畏，其大如室，電目雷音，來止盤石，若有所待。有頃，一小象自北而來，遙見之，俯伏膝行，既至，恐栗戰懼。獸手取之，投於空中，隨即接取，如是再三。獵夫歎曰：「向來將予於山，欲予斃此獸也。畜類尚求救於人，予曷可不救。」於是引毒箭射獸，中左腋。獸即釋象，來取獵夫。又迎射貫心，獸始踏蹄，展轉而死。小象馳還。既而有象二百餘頭，來至樹下跪伏。大象復馱獵夫出山，諸象圍繞喧號，將獵夫至一所，奮鼻破阜，出所藏之牙，凡二百餘顆。獵夫取

之，象乃跪謝而去。

嵩山老僧

嵩山一僧，修持不出。忽一兒求為弟子，僧誦經不顧。自旦至暮。僧伶而問之，其意甚真，其辭甚懇，僧為之祝髮。精進勤劬，聰明穎慧，演法悟道，僧一不如。

後數年，秋日淒涼，木凋溪清。忽慨然四望，朗吟曰：

我本生深山，何更入他門。

爭如訪舊伴，朝夕休勞神。

吟訖，長嘯。有群鹿過，即脫衣化鹿，跳躍而去。

冀州刺史子

唐冀州刺史令子之京。未出境，見貴家女，容美麗，心悅而問之。老婢怒曰：「我幽州盧長史家娘子，因喪夫在此。君非州縣，何由得問。」子曰：「吾父現任冀州，欲求婚好。」女甚驚，佛然其陰動口繾綣情者，筆不能述也。子留戀不已，終成野合。遂與同歸。刺史愛子心勝，亦不究其不之京矣。其婦僕從甚盛，且兼應答如流，刺史亦不之疑矣。

夫妻歡樂僅逾月，忽婦馬相踢。刺史使婢等往視，婦遂禁婢等不之出。及曉，房中不見奴婢，櫥中又不見馬。家人疑之，白刺史。刺史至房前，呼子不應。令人壞門入之，止有一大白狼衝人走去，其子被食略盡矣。

巴西侯傳

開元中，吳郡盧溪尉張罷秩，調選不補，竟歸成都，行次巴西，日暮。方促馬前，忽一人道左山徑中出，拜而請曰：「吾君聞客暮無所止，將欲奉邀，命某以請。願隨某去。」因問曰：「爾君為誰，得非太守見召乎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乃巴西侯耳。」

挺即隨之入山。行數里，望見朱門甚高，人物甚多，甲士環衛，雖侯伯家不如也。及至，使者止於門曰：「願先以白吾君，客當伺焉。」入久之而出，乃引曰：「客且人矣。」

既入，見一人立於堂上，衣褐革之裘，貌及(甚)異。綺羅珠翠，擁侍左右。趨而拜。既拜，乃揖升，謂曰：「吾乃巴西侯也，居此數十年矣。適知君暮無所止，故輒奉邀。幸少留以盡歡。」

拜謝。命開宴致酒。其所玩用，皆華麗珍具。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、白額侯、滄浪君、五豹將軍、巨鹿侯、玄丘校尉，且傳命曰：「今日貴客來，願得盡歡，故命奉請。」使者難(諾)而去。久之乃至。有六人皆黑衣，然其狀，曰六雄將軍。巴西侯起而拜，六雄將軍亦拜。又一人錦衣白冠，貌甚猙獰，曰白額侯也。巴西侯起而拜，白額侯亦拜。又一人衣蒼，其質魁岸，曰滄浪君也。巴西侯起而拜，滄浪君亦拜。又一人斑衣，似白額侯而稍小，曰五豹將軍也。巴西侯又拜，五豹將軍亦拜。又一人衣褐，首有三角，曰巨鹿侯也。巴西侯揖之。又一人亦異狀，類滄浪君，曰玄丘校尉也。巴西侯揖之。然後延坐。巴西侯南向坐，北向，六雄、白額、滄浪處於東，五豹、巨鹿、玄丘處於西。既坐，飲酒、命樂，美人歌者舞者十數，絲竹既發，窮極其妙。白額侯酒酣，顧謂曰：「吾今尚未夜食，君能為吾致一飽耶？」曰：「未卜君侯所以食者，願教之。」白額侯曰：「君之軀，可以飽吾腹，亦何貴他味乎？」懼，悚然而退。巴西侯曰：「無此理。奈何宴席之上，有忤貴客耶？」白額侯笑曰：「吾之言乃戲耳，安有是哉。」久之，有報洞玄先生謁事。其人黑衣，頭長而身甚廣。拜，巴西侯揖之，與坐。且問曰：「何為而來乎？」對曰：「某善卜者也。知君將有甚憂，故輒奉白。」巴西侯曰：「所憂者何也？」曰：「席上人將有圖君。君不除之，將必為害。願君詳之。」巴西侯怒曰：「吾歡宴方洽，何處有怪。」命殺之。其人曰：「用吾言，皆得安。不用吾言，則吾死君亦死，將若之何。雖有後悔，其可追乎。」巴西侯遂殺之，致於堂下。時夜將半，眾盡醉，而臥於榻。

亦假寐焉。天將曉，忽悸而寤，見己身臥於大石龕中，其中設繡帷服玩，珠璣犀象。有一巨猿，人狀，醉臥於地，蓋所謂巴西侯也。有巨熊，臥於前者，蓋所謂六雄將軍也。一虎，頂白，臥於前，所謂白額侯也。又一狼，所謂滄浪君也。一文豹，所謂五豹將軍也。一巨鹿，一狐，皆臥於前，蓋所謂巨鹿侯、玄丘校尉也。有一龜，死於龕前，形狀甚異，即洞玄先生也。

始大驚，馳出山，告里中。里人相集，得百數。遂執弓挾矢入山，至其所。猿忽驚而起，且曰：「不聽洞玄先生言，今日果如是矣。」遂圍其龕，盡殺之。其所陳器玩，莫非珍麗。乃具事以告太守。先是，人有持金貝繒帛過此山者，則必不知所失，且有年矣。自後始絕其患。

連少連

饒州安仁連仲舉之子連少連，與母貧居，未室。寄館於里中富家讀書。一夕，燈月交輝。有紫衣老嫗，豐頤皤腹，前宣言曰：「予媒婆也。東里蕭家小娘子，色豔質厚，因慕秀才成疾，父母憐之，使我道意。」生曰：「俟歸白母行之。」嫗曰：「事在迅速，豈宜少緩。且汝終歲勤苦，何如一夕豪富，無論汝母榮生，即汝父亦必陰為樂死，何稟命之有。此舜之所不告娶也。姑待明日，設或此姻不諧，將若之何！」生許之。

少頃，則兩鬟率眾，茵帳金玉錦繡，不可勝計。已而音樂漸近，翠幢寶蓋，畫扇圍列。女子乃下花輿，席地步入，真國色也。生私念曰：「姑與之結好，則室中之物，皆吾有矣。」老嫗即知之，咄曰：「秀才何遽起薄念！」生諱謝之。禮成，就寢，但覺女兩肩有牛吻氣。生疑，遲曰：「此地多盜。」急起收金玉錦帛等於篋中藏之。忽一羊頭人自外持挺入，喝曰：「秀才無禮！」風起燭滅，一切奔散。起視之，月色依然，小童熟睡，吹燈發篋，並己之衣衾書策亦失之矣。

明日，走告主翁。主翁偶曰：「吾將祭祖。有大牛一，大羊一，儲於祠後。」生往觀之，則牛若自慚，羊若含笑者然。

韓生

唐貞元中，大理評事韓生，家西河郡。畜一黑犬，一良馬。忽馬無故而倦，乃責圉人。圉人不之解也，竊臥於廄中，終夜於隙中窺之。忽見黑犬至廄，且曝且躍，化一大黑人，駕馬而行矣。至門垣，則鞭馬躍過。逮其歸，仍嗥躍花犬。圉人恐，不敢言也。

一夕，雨後犬出，馬跡可尋，圍人乃循馬跡，則直南十餘里，一古墓中，馬跡絕矣。圍人乃潛墓側俟之，果見黑人來。繫馬入墓，與數輩歡語。褐衣人曰：「韓氏名籍安在？」黑人曰：「吾收在搗練石下，無以為憂。」褐衣曰：「無泄。」黑人曰：「謹受教。」褐衣曰：「彼稚童有名乎？」曰：「未也，彼未有乳名耳。」

圍人密以白韓生，縛犬而啟石，則信有姓名存焉。只韓生之於，生閱月矣，未之載也。韓生怒，乃殺食之。而搜古墓，復得數犬，毛狀皆異。

天元鄧將軍

法師趙善蹈，來之宗室也，適奉化董松妻王氏，為崇所憑。始，見少婦狎之，未幾而化一男子矣。王氏遂心傾愛之，常夢登寶車，入朱門，華屋佳苑，名花節物，長如春景。松常睡榻，睡醒，則見已身睡榻下矣。舉家苦之，以告趙。趙以法印印其胸，乃醒曰：「我與少年飲，忽赤衣使者來，少年避，我隨歸耳。」自是只三夕不至。

趙乃設壇圓光。圓光者，黏紙於壁，紙上生煙，煙中生光，其光甚圓；光中生像，其像人形人言，昭然可見，朗然可聽者也。忽見光中據胡牀坐者曰：「吾天元考召鄧將軍也。汝等所啟，特一獸耳，何足告我。大凡畜產，死不可埋，日辰相符，合為怪矣。」董始悟曰：「曾埋黑犬，三年矣。」即發視之，皮毛依然如故。將軍又曰：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殺之無益，徒令穢氣觸人，反受其損。不若復其本形，然後殺之。」趙乃復設法，請於上帝，其犬即醒。乃奉帝命斬之。時淳熙八年暮冬也。

蓬瀛真人

黃岩祝氏子未娶。嘗邀紫姑，暇則焚香致請，有蓬瀛真人下降。妄請留宿，真人不拒。自是每夕必來，已半年矣。其母第見子形之滅、神之耗也。叩之不已，始得其情。乃曰：「此必怪也。焉有仙而始終皂衣，不能一更者乎，既與人處而反令人受損者乎，已經半載，而不能一白晝相接者乎？子盍欲詣其居以觀其應子否也。」子以告真人，真人許之。攜手同行，穿荆棘，半里許，乃其宅也。雖不華敞，而短垣周匝，護以曲欄。命童置飲。曰：「暮夜無品，只得豆羹濁醴耳。」及陳器具，不甚豐備也。觀其役使，僅小童八九而已。

祝歸以白母。母使遍索無蹤。或曰：「吾聞物久則妖。君畜牝豬已過十年，其豚現在八九。況皂其本色也。」母然之，議鬻諸屠肆。是夕，真人與子訣曰：「相從有幾，冥緣遂絕，勸子自愛，無以我思。」言之涕泣而去。

大士誅邪記

洪武間，鹽官會骸山中有一老道，緇服蒼顏，幅中繩履，居常恂恂，詼諧則秀髮如瀉。雖不事生業，而日常醉歌於市間。歌畢長舞，或跳木，或緣枝，宛轉盤旋，驚魚飛燕，莫能過也。又且知書善詠，嘗與登游文士相賡歌焉。山居熟識者，雖以道人呼之，而心甚疑議，然卒莫能根究其實也。一日大醉，索酒肆中筆硯，題《風》、《花》、《雪》、《月》四詞於石壁，閱者稱賞。後見墨跡漸深，磨涅不能去，人又怪之。詞並彙於後。其一：

風裊裊，風裊裊，冬嶺泣孤松，春郊搖弱草。收雲月色明，卷霧天光早。清秋暗送桂香來，極夏頻將炎氣掃。風裊裊，野花亂落令人老。

其二：

花豔豔，花豔豔，妖嬈巧似妝，鎖碎渾如剪。露凝色更鮮，風送香嘗遠。一技獨茂逞冰肌，萬朵爭妍含醉臉。花豔豔，上林富貴真堪羨。

其三：

雪飄飄，雪飄飄，翠玉封梅萼，青鹽壓竹梢。灑空翻絮浪，積檻聳銀橋。千山渾駭鋪鉛粉，萬木依稀擁素袍。雪飄飄，長途游子恨迢遙。

其四：

月娟娟，月娟娟，乍缺鉤橫野，方圓鏡掛天。斜移花影亂，低映水紋連。詩人舉盞搜佳句，美女推窗遲月眠。月娟娟，清光千古照無邊：

離山里許，有大姓仇氏者，夫妻四十無嗣。乃刻慈悲大士像供禮於家，朝夕香花，欲求如願。每年於二月十九則齋戒虔誠，躬往天竺而禱。如是者三，越歲果妊，得育一女孩。及周，名為夜珠，取掌上珠意也。時年十九，父母已六十餘矣。端慧多能，工容兼妙。夫妻望之甚重，必得佳婿，倚托殘年，故荏苒以待也。詎料為老魅所知，不求媒的，自薦於其門。父母大怒，逐之使出。老魅從容不動曰：「吾丈誤矣。蓋聞選擇東牀，不過為老計耳。僕能孝養吾丈於百歲前，禮祭吾丈於百歲後，是亦足以任所重矣，酬所托矣。此不為佳，何為佳乎？」大姓復叱曰：「不思人鳳薰蕕，甚非偶類，而乃冒漸妄語，狎侮傷人，非病狂則爽心者，奚足與較。」復呼壯力持杖逐之。老魅行且言曰：「今則去矣。後雖追悔，何門求見我哉。」大姓復指詈曰：「視汝罪骨已枯，棺塚待之方急，人形鬼質，求汝奚為。行將見汝為犬狗所飽，則有之矣。」老魅掀髯長笑而退。

越兩日，夜珠方倚窗繡鞋，忽見巨蝶一雙飛至，紅翅黃身，黑鬚紫足，如流霞飛火，旋繞夜珠左右而不捨，似若春戀其香者。夜珠喜異，輕以袖羅撲之。撲不能得，笑呼女奴徐相追逐，直至後園牡丹花側，二蝶漸大如鷹，扶掖夜珠，從空逾垣飛去。女奴駭報大姓，大姓驚走號呼，莫可挽救，時夜珠雖心知墮術，而此身則無主也。履荊榛，踐險陰，方至山窟中。一洞甚小，僅可容頭。洞邊老魅拱立，伸把珠手。不覺轟然有聲，洞忽開裂，而身已進內。回視其門，則抱合不可啟矣。洞中寬敞如堂。人面猴形者二十餘，皆承應老魅所役。旁有一房精潔，頗類僧室，几窗間且置筆硯書史，竹牀石凳，擺列兩行。又有美婦閨鬢八九人，或坐或立。牀前特設一席，無烹炙味，香花酒果而已。老魅因謂眾曰：「試與新人成禮。」遂牽珠衣。夜珠且恐且怒，卻之甚嚴。老魅喝猴形者四五輩，揪按並坐。老魅喜，頻自行酒，頃之大醉。一婦一鬟，扶伴中牀而寢。夜珠雖踣踞凳下，苦不成寐。明起，老魅見珠悲泣，拊肩慰之曰：「家園咫尺，勝會方新，何乃不趁少年，徒為自苦。若欲執迷，則石爛河枯，此中不可復出。不知從事之為得也。」夜珠聞言，觸壁欲盡。老魅私使眾勸之。珠遂不食水米，欲自餓死。奈處及旬，一毫無恙。因見老魅秋收田間稻花，貯之石櫃，日則炊花合餘，則玉粒滿釜。又能以水盛甕，用米一撮，仍將紙封其口，藏於松灰間，不開。二三日開封取吸，漉然香鬱也。或天雨不出，則男

紙為戲，有蝶者、鳳者、犬者、燕者、狐狸者、猿猴蛇鼠者，囑之使去往某家取某物來，則時刻即至。用後復使還之。其桃梅榛栗等果，日輪猴形者二人供辦。然皆帶葉連枝，非貨殖市中物也。數者皆怪異，又不知何法。一日老魅他出，眾美亦歎息謂珠曰：「吾輩豈山妖野偶乎？但今生不幸，為彼術致此中，撇父母，棄糟糠；雖朝暮優思，竟成無益。所以忍恥偷生，譬作羊豕牛馬以自解耳。事勢如斯爾，吾力且何奈？不若稍寬一二，待命於天。苟彼罪惡有終，或可披雲再世。」言畢，各各淚下如雨。忽傳老魅至，俱掩拭而散。

是夜珠遭攝之後，大姓思望雖殷，無所用力。但日夕於慈悲大士前，哭祝而已。一日，會骸嶺上，忽幡竿直豎，竿末掛一物莫識。好事者船梯而至其所，但見中一洞甚大，婦女十餘人，倚臥不一，如醉迷之狀。其老猴數十，皆身首異處，膏血交流。竿上之物，則一骷髏高綴耳。好事者驚異，急報其令長官，令長官即差兵捕收勘，方知皆良家婦女，為妖所誤。出示召領問，而大姓喜躍奔探，女果在內。及視幡竿，方識天竺大士殿前物也，年月猶存。一旦徙至於此，非神力詎可能乎。因悟大性感神之誠，同還者皆來拜謝。於是協資建廟山頂，奉像其中，香火不絕。其石壁書詞又且拂滅如洗，人遂得知道人即老魅云。

申屠澄傳

申屠澄者，貞元九年，自布衣調補濮州什 尉，之官，至真符縣東十里許，遇風雪大寒，馬不能進。路旁茅舍中為煙火甚溫煦，澄往就之。有老父、嫗及處女，環火而坐。其女年方十四五，雖蓬髮垢衣，而雪膚花臉，舉止妍媚。父嫗見澄來，遽起曰：「客衝雪寒甚，請前就火。」澄坐良久，天色已晚，風雪不止。澄曰：「西去縣尚遠，乞宿於此。」父嫗曰：「苟不以蓬室為陋，敢不承命乎。」澄遂解鞍，施衾禱焉。其女見客，更修容靚飾，自帷箔間復出，而閑麗之態，尤倍昔時。

有頃，嫗自外挈酒壺至，於火前暖飲。調澄曰：「以君冒寒，且進一杯，以禦凝冽。」因揖讓曰：「始自主人。」翁即巡行，澄當婪尾。澄因曰：「座上尚欠小娘子。」父嫗皆笑曰：「田舍所育，豈可備賓主。」女子即回眸斜睨曰：「酒豈足貴，謂人不宜預飲也。」母即牽裙，令坐於側。澄始欲探其所能，乃舉令以觀其意。澄執盞曰：「請征書語，意屬目前事。」澄曰：「厭厭夜飲，不醉無歸。」女低鬟微笑曰：「天色如此，歸亦何往哉。」俄然巡至女，女復今日：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」澄愕然歎曰：「小娘子明慧若此。某幸未婚，敢請自媒如何？」父曰：「某雖寒賤，亦嘗嬌保之。頗有過客以金帛為問，某先不忍別，未許。不期貴客又欲援拾，豈敢惜，即以為托。」澄遂修子婿之禮，祛囊以遺之。嫗悉無所取，曰：「但不棄寒賤，焉事資貨。」明日又調澄曰：「此孤遠無鄰，又復湫隘，不足以久留。女既事君，便可行矣。」又一日，咨嗟而出，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。

既至官，俸祿甚薄。妻竭力以成其家，交結賓客，旬日之內，大獲名譽。而夫妻情義益俠，其於厚親族，撫甥姪，泊童僕廝養，無不歡心。後秩滿將歸，已生一男一女，亦甚明慧。澄尤加敬愛焉。嘗作贈內詩一篇，曰：

一官慚梅福，三年愧孟光。

此情何所喻，川土有鴛鴦。

其妻終日吟諷，似默有和者，然未嘗出口。每調澄曰：「為婦之道，不可不知書，倘更作詩，反似嫗妾耳。」

澄罷官，罄室歸秦。過利州，至嘉陵江畔，臨泉藉草憩息。其妻忽悵然調澄曰：「前者見贈一篇，尋即有和。初不擬奉示。今遇此景物，不能終默之。」乃吟曰：

琴瑟情雖重，山林志自深。

常憂時節變，孤負百年心。

吟罷，潛然良久，若有慕焉。澄曰：「詩則麗矣，然山林非弱質所思。倘憶賢尊，今則至矣，何用悲泣乎？人生姻緣業相之事，皆由前定。」後二十餘日方至，至則草舍依然，但不復有人矣。澄與其妻即止其舍。妻思慕之深，盡日涕泣。於壁角故衣之下，見一虎皮，塵埃積滿。其妻見之，忽大笑曰：「不知此物尚在也。」乃披之，即變為虎，咆哮拿攫，突門而去。澄驚走避之，攜其二子尋路歸，望林大哭數日，竟不知所之。

王知古

唐咸通中，盧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，抗表請修入覲之禮，優詔允焉。先是張氏世蒞燕土，燕民亦世服其恩。禮燕台之嘉賓，撫易水之壯士，地沃兵庶，朝廷每姑息之。自直方之嗣事也，出綉紈之中，據方岳之上，未嘗以民間休戚為意。而酗酒於室，淫獸於原，巨賞狎於皮冠，厚寵襲於綠幘。暮年而三軍大怨，直方稍不自安。左右有為其計者，乃盡室西上至京。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。而直方飛蒼走黃，莫親徼道之職。往往設置罟於通道，則犬兔無遺。臧獲有不如意者，立殺之。或曰：「輦轂之下，不可專戮。」其母曰：「尚有尊於我子者耶？」其槽軼可知也。於是諫官列狀上，請收付廷尉。天子不忍置於法，乃降為燕王府司馬，俾分務洛師焉。

直方至東都，既不自新，而慢游愈極。洛陽四旁，翫者攫者，見皆識之，必群噪長嗥而去。

有王知古者，東諸侯之貢士也。雖博涉儒術，而數奇不中春官選。乃退處於山川之上，以擊鞠飛觴為事，遨遊於南鄰北里間。至是有介紹於直方者。直方延之，睹其利喙瞻辭，不覺前席。自是日相狎。王辰歲冬十一月，知古嘗晨興，則僦舍無煙，愁雲塞望，悄然弗怡，乃徒步造直方第。至則直方急趨，將出獵也。謂知古曰：「能相從乎？」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。直方顧小童曰：「取短皂袍來，請知古衣之。」知古乃上加麻衣焉。遂聯轡而出長夏門，則微霰初零，由閉塞而密雪如注。乃渡伊水而東南，踐萬安山之陰麓。而韞戈之獲甚伙。傾羽觴，燒兔肩，殊不覺有嚴寒意。及霰開雪霽，日將夕焉，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。乘酒馳之，數里不能及，又與獵徒相失。須臾，鵲噪煙暝，莫知所之。隱隱聞洛城暮鐘，但彷徨於樵徑古陌之上。

俄而山川闐然，若一鼓將半。長望間，有燭火甚明。乃依積雪光而赴之，復若十餘里。至則喬木交柯，而朱門中開，皓壁橫互，真北闕之甲第也。知古及門下馬，將徙倚以待旦。無何，小駟頓轡，闐者覺之，隔闔而問阿誰，知古曰：「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。今日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，僕餞之伊水濱，不勝離觴。既摻袂，馬逸，復不能止，失道至此耳。遲明將去，幸毋見讓。」闐者曰：「此乃劍南副使崔中丞之莊也。主父近承天書赴闕，郎君復隨計吏西征，此惟閨闈中人耳，豈可少淹乎。某不敢去留，請聞於內。」知古雖恍惕不寧，自度中宵矣，去將安適，乃拱立以俟。少頃，有秉密燭自內至者，振管辟扉，引保母出。知古前拜，仍述厥由。母曰：「夫人傳語，主與小子皆不在家，於禮無延客之道。然僻居與山藪接畛，豺狼所嗥，若固相拒，是兒弱而不獲已。請君」

廳，翌日可去。」知古辭謝，從保母而入。過重門側廳所，樂廬宏敞，帷幕鮮華，張銀燈，設綺席，命知古坐焉。酒三行，復陳方丈之饌，豹胎鮐腴，窮水陸之珍。保母亦時來相勉。食畢，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秩，及內外姻黨，知古具言之。乃曰：「秀才軒裳令胃，金玉奇標，既富春秋，又潔操履，斯實淑媛之賢夫也。小君以鐘愛稚女，將及笄年，常托媒灼為求佳對久矣。今夕何夕，獲遵良人。潘楊之睦可遵，鸞鳳之兆斯在，未知雅抱何如耳。」知古斂容曰：「僕文愧金聲，才非玉潤，豈室家為望，惟泥塗是憂。不謂寵及迷津，慶逢子夜，聆清音於魯館，逼佳氣於秦台。二客游神，方茲莫計；三星委照，惟恐不揚。倘獲托彼強宗，眷以佳偶，則平生所志，畢在斯乎。」保母喜，謔浪而入白。復出致小君之命曰：「兒幼移天崔門，實秉懿范；奉繫之敬，如琴瑟之和。惟以稚女是懷，思配君子。既辱高義，乃協夙心。上京飛書，路且不遙，百兩成禮，事亦非僭。欣慰孔多，傾囑而已。」知古罄折而答曰：「某蟲沙微類，分及湮淪，而鐘鼎高門，忽蒙彩拾。有如白水，以奉清塵，鶴企鳧趨，惟待休旨。」知古復拜。保母戲曰：「他日錦雉之衣欲解，青鸞之匣全開，貌如月華，室若雲遽，此際頗相念否？」知古謝曰：「以凡近仙，自地登漢，不有所舉，孰能自媒。謹當銘彼襟靈，志之紳帶，期於沒齒，佩以周旋。」復拜。時則燎況當庭，良夜將艾。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。既解麻衣而皂袍見。保母曰：「豈有縫掖之士，而服短役之衣耶？」知古謝曰：「此乃假之契與所最熟者，固非已有。」又問所從，答曰：「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。」保母忽驚叫仆地，色如死灰。既起，不顧而走入宅。遙聞大呼曰：「夫人差事！宿客乃直方之徒也。」復聞夫人者叱曰：「火急逐出，無啟寇！」於是婢子小豎輩群出，秉猛燭，曳白棒而登階。知古，走於庭中，四顧遜謝，詈言狎至，僅得出門。才出已橫關闔扉，猶聞喧嘩不已。知古愕立道左，自歎久之。將隱頽垣，乃得馬於其下，遂馳去。

遙望大火若燎原，遂乃縱轡赴之。至則輪租車方飯牛附火耳。詢其所，則伊水東，草店之南也。復枕轡假寐。食頃而震方洞然，心思稍安。乃揚鞭於大道。比及都門，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。趨至其第，既見直方，而知古憤懣不能言。直方慰之。坐定，知古乃述宵中怪事。直方起而撫髀曰：「山魃木魅，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？」且止知古。復益其徒數十人，皆射皮飲胄者，饗以酒豚肩，與知古復南出。既至萬安之北，知古前導。殘雪中馬跡宛然，直詣柏林下。至則碑板廢於荒坎，樵蘇殘於密林，中列大塚十餘，皆狐兔之窟穴，其下成蹊。於是直方命四週張羅，設弓以待，內則束蘊荷鍤，且掘且熏。少頃，群狐突出，焦頭爛額者，掛者，應弦飲羽者，凡獲狐大小百餘頭，以其屍歸之水。

何讓之

唐神龍中，廬江何讓之赴洛。遇上巳日，將涉老君廟，瞰洛中遊春冠蓋。廟之東北二百餘步，有大丘三四，時亦號後漢諸陵。故張孟陽《七哀》詩云：「恭文遙相望，原陵鬱。」原陵即光武陵。一陵上獨有枯柏三四枝，其下盤石，可容數十人坐。見一翁，姿貌有異常輩，眉鬢皓然。著中、襦褲、幘烏紗，抱膝南望，吟曰：

野田荊棘春，閨閣綺羅新。

出沒頭上日，生死眼前人。

欲知我家在何處，北邙松柏正為鄰。

俄有一貴戚，金翠車輿，如花之婢數十，連袂笑樂而出徽安門，抵榆林店。又睇中橋之南北，垂楊拂於天津，繁花明於上苑，紫禁綺陌，軋亂香塵。讓之方歎棲遲，獨行踽踽，已訝前吟翁非人。翁忽又吟曰：「洛陽女兒多，無奈孤翁老去何。」讓之遽欲前執，翁條然躍入丘中，讓之從焉。初入丘，曠黑不辨。其逐翁已復本形矣，遂見一狐跳出，尾有火燄如流星。讓之卻出玄堂之外。門東有一筵已空。讓之見一几案，上有殊盞筆硯之類。有一帖文書，紙盡慘灰色，文字則不可曉解。略題云：「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。」後文甚繁，難以詳載。讓之獲此書帖，喜而懷之，遂躍出丘穴。

後數日，水北同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，說云：「前者所獲丘中文書，非郎君所用，留之不祥。其人近捷上界之科，可以禍福中國。郎君必能卻歸此物，它亦酬謝不薄。其人謂志靜曰：『吾以備三百緡，欲贖購此書。』如何？」讓之許諾。志靜明日，挈三百緡送讓之。讓之領訖，遂給志靜，言其書已為往還所借，更一兩日，當征之，便可歸本。讓之復為朋友所說，云：「此僧亦是妖魅，奈何欲還之。所納絹，但諱之可也。」後志靜來，讓之悉諱云：「殊元此事，兼不曾有此文書。」志靜無言而退。

經月餘。讓之先有弟在東吳，別已逾年，一旦，其弟至焉，與讓之話家私中外，甚有道理。夜則兄弟聯牀。經五六日，忽問讓之：「某聞此地多狐作怪，誠有之乎？」讓之遂話其事，而誇云：「吾一月前，曾獲野狐之書文一帖，今見存焉。」其弟固不信：「寧有是事！」讓之至遲旦，揭篋，取此文書帖示弟，弟捧而驚歎，即擲於讓之前，化為一狐矣，俄見一少年，若新官之狀，跨白馬，南馳疾去。適有西域胡僧賀云：「善哉，常在天帝左右矣。」少年歎讓之相給。讓之嗟異。

未幾，遂有敕捕，內庫被人盜貢絹三百匹，尋蹤及此。俄有吏掩至，直摯讓之囊檢焉，果獲其緡，已費數十匹。執讓之赴法。讓之不能雪，卒斃枯木。